

大家小品

论战

叶延滨

论战，也可以叫做争论、辩论，客气点说，也可以叫做对话、商榷。老百姓的解释最明白无误：打嘴仗。

我们这代人出生于和平年代，除了边境上有些战事，基本上还是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。六十年基本无战事，在中国历史上少有，对老百姓而言，也算得上太平盛世了。虽说是太平，但也有“战事”，就是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，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论战，最典型的当然要数“文化大革命”。那时候，正面的当政策引导的指示都充满了火药味。比方说：“以……为武器，大打一场……的人民战争！”“拿起笔，做刀枪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！”“口诛笔伐，叫某某永世不得翻身！”此类标语曾经贴满大街小巷，生活于其中的滋味，一言难尽。好在我们从这样的岁月和语境中走出来了，但“论战”或者说打嘴仗的事情却没有了结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断绝。多彩的世界还在为论战加上各种注解：

论战：一种人被狗咬了，还要听狗吠的尴尬。

这种情形我们许多人经历过，被一条狗咬了，被咬的还没回过神来，咬人的狗汪汪地先叫起来。一般地讲，人都会掂量一下，狗够大够凶，赶紧走吧，别再让它咬一口；狗不算厉害，那么捡一块石头，把狗撵走。但如果咬你的不是狗，是人，是人欺负你，情况就有变化了，那欺负人的家伙会说：“我打了你了，怎么样？我要叫你知道爷的厉害，你不服？”这种人我们通常叫做流氓。但流氓一旦成了气候，就会说那一番话是“论战”，而你没回应是胆小。“论战”在流氓那里是另一个词“无理取闹”。

论战：一种先下了判决书，然后再进行的法庭辩论。

法庭审案的一般程序是原被告呈词，取证，法庭辩论，然后判决。但我们多年以来，歪门邪道的做法是，先判决再进行辩论。比方说，先说胡风

是“反革命集团”然后从上至下地大批判。先给刘少奇定下“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”，然后进行“大辩论、大批判”。这种论战当然是“无往而不胜”，而且一定是“辉煌胜利”。今天我们有时还会见到这种论战的影子，让我们回首“任重而道远”。

论战：一种为了说服对手只为了说服选票和点击率的讲演。

现代民主的一种策略就是论战的对手只是对手不是敌人，论战不是为了说服对手，而是为了说服选票。要说能说服，有战斗力的论战选手，李敖算一个。李敖能将论战的对手击打得遍体鳞伤，但李敖再能论战也得不到多少选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论战是将对手击败，而不是将选票招进口袋。选民觉得他得理不饶人、不厚道，没有绅士风度。所以，论战在民主体制中是一场“脱口秀”，是表演。

论战：一种为了荣誉而搬弄是非的表演。

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有什么区别，我就说，去看一场“大学生辩论赛”吧。传统教育中信仰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，无论是宗教，还是革命党，都如此。因此，那时的论战就是将头颅与鲜血与自己的言论放在在一起的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”，楚河汉界，泾渭分明，非此即彼，不可模棱两可。现在的教育是“实用主义”的，实用主义的代表就是各种大学生辩论会，各种论战题目，均可有两种立场，选择何种立场，全凭抽签决定。无论是关于世界的气候之类大问题，还是吸烟与否个人小事，都没有固定的立场，重要的是舌战之中“表现”突出，于是大学生辩论会成了一场为了荣誉而搬弄是非的表演。这是一个信号，我们最优秀的人才不需要信仰，不需要立场，需要的是攫取荣誉的野心和手段的技能！

论战到底是什么？总会有新的解释，重要的是作为听众的我们，知道唇枪舌剑之中，真正的潜台词是什么。对不？



中岳嵩山国画

刘金茂

随笔

筷子筷子碗

沈无茶

文章名字是从一段行酒令里偷梁换柱而来，没什么深意，图个念着顺口。

碗和筷子可谓孪生兄弟，又或者是夫妻关系，碗是兄，筷子就是弟，碗是夫，筷子就是妻。它们形影不离，结伴而行，胡吃海喝，细嚼慢咽，国宴家席，都离不开碗筷的合作。在中餐里，它们简直就是秤不离砣，砣不离秤。

碗，作为人们日常饮食的器皿，它的起源已不可考。如果追溯到新石器时代，用黏土泥质烧成的陶碗，应该就是最早的模坯了。其外形与今天我们使用的饭碗类似，多为圆形，口大底小，也有碗足。后来用高岭土、长石、石英为原料烧制而成的瓷碗，即脱胎于此。

因为上阔下窄的形状，专家便推测说，古人最初对碗的使用，可能是安放在地上挖出的坑里。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假设，我不信古人会傻到趴在地上吃饭，有时，专家就是专门骗大人的。专家喜欢领导标新，作家崇尚删繁就简，专家是领导标新二月花，作家是删繁就简三秋树，身为文人，我简单地认为，碗从一开始就捧在手上。

或者是金的名贵，或者是银的高洁，或者是玉的温润，或简约不着一字，或繁缜得尽风流，碗自始至终在漫长岁月里摩挲在人们的唇齿之间。在饭桌上，它是盛菜装汤的器皿，更是不可绕开的主角。然而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碗居然在音乐史上，散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不止一回让华夏先民为之陶醉、兴奋。

话说隋朝有位叫万宝常的音乐家，有次和朋友吃饭时谈起了音乐，大家说，老兄不能光说不练哪，给我们来

一曲？大概是说得有些手痒痒了，万宝常也不推辞，回身身边又没有乐器，情急之下，用筷子敲打桌上的碗碟餐具，奏出五音俱全的曲子，和谐悦耳不亚于一支丝竹俱全的乐队，大家听了，惊喜不已。

这段选自《太平广记》的故事，结尾点出万宝常是谪于尘世的仙人，最后不知其踪。对于他的结局，浪迹江湖也好，重列仙班也罢，并不重要。关键我们知道是万宝常再次让碗乐散发出一道亮丽的光芒，悬在时间的深处。因为用碗奏乐的习俗，远在夏商时业已产生，且随之诞生出一个极有古意的名词——“击缶”。《易经》云：“不鼓缶而歌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坎其击缶。”只是这样的记载生硬而冰冷，幸亏万宝常谱写了一段令人遐想的碗乐传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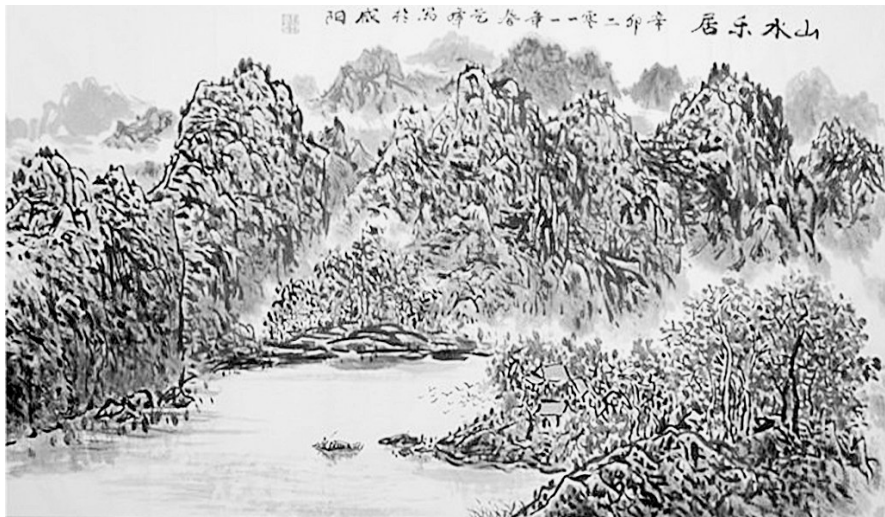
用碗吃饭，让我们生生不息、绵延不已；以碗代缶，让我们笙歌嘹亮、五彩生香。下面，再谈谈击缶的筷子吧。

筷子也是国粹之一，古称箸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饭歆也”，即帮助吃饭的工具。因为箸和住谐音，有停住的意思，江南鱼米之乡、水域辽阔，广大渔民最怕行船搁浅，忌讳停住，故此将往改称为快，讨的是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的口彩。

筷子的原料，有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玉、木头和象牙等等。自古至今，到底以什么材料为多，录明人程良规《竹箸诗》为证：

殷勤问竹箸，甘苦尔先尝；滋味他人好，尔空来去忙。

小小筷子，堂堂餐具，兼拌、拨、挑、夹、扒等诸多功能。但比起西方的刀叉，到底有弱点，一旦对付滚圆而滑溜的食物，就彻底自暴其短处。《红楼梦》写荣国府家宴，凤姐为取悦贾母，捉弄刘姥姥，故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她桌上，“刘姥姥便伸箸子要夹，哪里夹得起来，满碗里闹了一阵好的，好容易撮起一个来，才伸着脖子要吃，偏又滑下，滚在地上。”惹得众人已没心吃饭，都看着她笑。这并非刘姥姥手上工夫不济，实乃筷子先天不足，如果换成西人的叉勺之类，断然不会出现那种尴尬。所以我们古为今用的同时，还应该鼓励洋为中用啊。



山水乐居 (国画)

刘艺峰

散文诗 盛夏的雪峰

宋默

通常是春回大地、冰雪消融，一到盛夏，早摸不着雪的踪影。然而，在海拔较高的祁连山上，即使是盛夏，仍有终年不化的积雪，坚定地保持着纯洁的风貌。

那年7月26日上午9时，骄阳似火。不知何故，嘉峪关推迟了我们参观的时间。为此，我们只好在嘉峪关门前等候。

盛夏里的等待使人焦躁。不知是谁，惊呼一声，发现了祁连雪峰，于是人们都跟着翘首以望。虽然看到的只是远处山峰上的一顶雪帽，但那一刻，真与望梅

止渴有异曲同工之处，使大家顿感清凉。

就这么一顶雪帽，在遥远的山头上戴着，依稀可辨。她因盛夏而奇异，因圣洁而璀璨。后来查资料得知：我们看到的是祁连山众多冰川之一的“七一”冰川，系河西走廊的固体水库之一，距嘉峪关有120公里左右。难怪我们穷其目力，才能把偌大的冰川看成一顶小雪帽了。据《肃州志》记载：“祁连山四时大雪，千年不消……凌空万仞，望之如堆琼垒玉，真佳境也。”

虽是佳境，却难以近身。因为这样的雪峰，奉献而不张扬、寂寞而不抱怨、高洁而不自负。我们若要像雪莲一样在祁连山开放，恐怕也得修炼成等同的境界。

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

期待着欣赏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的演出。一年前已经从戏剧杂志上看到了关于它的评论文章。说一面玻璃墙把舞台纵向分割成两个部分。说三个主要角色每个都有两个演员扮演。说演员在玻璃墙间穿梭，进入不同的规定情景……期待从那一刻开始。好奇、兴奋。

眼前的布景完全不同。三面墙体是半透明的，置于舞台的后半部。舞台前区，两侧各有一张办公桌，造型简单，心中顿生疑惑：为什么会不一样？演员上场了，佟振保竟然成了女的，而且是两人同饰一角。孟烟鹂变为孟岩黎，成为“宅男”。王世红依旧是振保的同学，只不过变成了女性。佟振保爱上的王杰瑞恰好是王世红的丈夫。完全的性别互换。可以肯定，今天的演出绝不是我头脑中的“那一版”。的确如此，“那一版”是明星版，今天的“这一版”是时尚版。导演都是田沁鑫，佩服田导过人的才情，竟然在两三年里搞出如此不同的两个版本。

戏开场了。从三面墙体的门内走出形形色色的演员，拿着手机，夹着电脑，匆匆忙忙，说着“张爱玲说……”，穿梭而过。

剧情快速推进。孟岩黎与妻子佟振保遭遇情感危机。恰遇金融危机，又被中国区大区总监王杰瑞抛弃。王杰瑞疯狂爱上佟振保。杰瑞的妻子恰好是振保的同学王世红。成为“宅男”的孟岩黎与90后网友“小裁缝”见面，情欲致命的病毒一样在每个人的心中弥漫开来……

与明星版相比，时尚版加入了现代生活的诸多元素，比如：网恋、小三

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

幸福是什么？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也只有你自己才能评价你目前到底有多幸福。

《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》这本书可以让你活得更好！丹·比特纳——这位知名作家和探险家为了研究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，跋山涉水，足迹遍布全球，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简单的可以让我们开启真正幸福

之旅的秘密。这趟幸福之旅，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更是一场对心灵的洗礼。

丹·比特纳和他的团队采访了丹麦、新加坡、墨西哥和美国的圣路易斯-奥比斯波这四个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地区的数百名各界人士——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秘密，能让所有人都拥有持久的幸福感？

跟随着丹去走走，你将发现无论自己行走于何处，收入多少，都不重要，因为幸福从未远离你。

秘密调查师

你的秘密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吗？

永城著

燕子无言以对。Steve最后说了一句：“你的团队都有谁？你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项目了吗？说要让燕子走出办公室去了。”

燕子把Tina和老方叫到会议室里。“还能查什么啊？数据库都查遍了！”Tina使劲儿皱眉，好像要把眉毛拧出水来。

老方在旁边捧着大茶杯。讨论进行了二十分钟，杯子里的茶水几乎见底了。

“这车那车的有什么用，还是实地调查最有用！你让老方去山西看一看，什么都清楚了。”

老方赶忙点头。

燕子不置可否。实地调查成本昂贵。Steve还没发话，她可不敢自作主张。她认认真真看着老方：“还有别的可做的么？大同永鑫？我们叫了公司档案，也搜索了媒体，除此之外，还能查些什么？”

“除了公司名字，就没搜搜别的？比如地址和电话号码什么的？”

燕子直奔中一码，飞身跳下桌子，双手直奔电脑键盘：“老方，谢啦！”

燕子在百度里敲入“万沅、梨山、解放路”。搜索结果的第五条：大同万沅机械厂，大同市万沅县梨山镇解放路。大同万沅机械厂居然和大同永鑫在同一条街上——两家机械厂在同一条街上？还是本来就是同一家？

连载

“晚餐”的报告底稿已在燕子脑子里。当然仍有不尽完美之处。那就是五家BVI公司真正的股东难以验证。但“晚餐”仅仅是个尽职调查项目，经费区区三万美金，查到现在的深度就基本达标了。

燕子一鼓作气，提笔写备忘录。所谓备忘录，是对项目进度和调查结果的简单总结。

备忘录并不复杂，晚上9点搞定。备忘录发往Steve的邮箱，燕子顿觉轻松不少。一抬眼，Tina正盯着书包站在眼前：“燕姐姐，晚上肯赏脸了吧？”

“早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燕子和Tina坐在国贸楼下的小饭馆里。

“哎！我慢慢说给你听。我和Steve跟着他们公司的老总和几个领导一起坐电梯到了七层财务科。当时那财务处长正巧在外间，他们老总就关了门，跟那男的说：‘小徐，这位是GRE的周先生，GRE是全球知名的调查公司。他们在协助我们做一项秘密调查，有关前几个项目，问你几个问题，希望你能配合。’

那男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，可还是硬撑着说：‘问我什么？我只管财务，又没直接参与过项目。’这时Steve把公文包打开，从里面拿出电脑硬盘来，说：‘徐先生，这是从您的手提电脑里拆出来的，我们从里面找到几封邮件，是百慕大的一家公司注册机构发来的。’

那男的瞪着眼睛嚷嚷说电脑从来没离开过他，别人不可能拿到他的硬盘。看他那架势，就像要跟谁拼命似的，我大气儿都不敢出。

然后他们老总说：‘我们要是没有证据，是不会直接来找你的。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。’那男的一屁股坐进椅子上，脸白得跟纸似的。过了一会又站起来说：‘让我想一想’，说完就走进里屋去。Steve要跟进去，被他们老总拦住了。可那男的刚进去，屋里就稀里哗啦一阵响，Steve赶快冲进去，我们也都赶紧跟着跑进去，可还是太晚了，里屋窗户大开着，桌子上的东西掉了一地，人已跳楼下去了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Steve倒是特冷静，把他们老总拉到一边小声说了几句，就带我下楼了。”

之后的事情，燕子就知道了。

“为什么要自杀呢？”

“谁知道！想不开吧。先上楼那会儿，在电梯里有领导还问Steve，说‘小徐怎么可能贪污呢？您没搞错吧？’然后旁边儿就有人搭腔说是啊，



秘密调查师

小徐又老实又能干，平时从来不讲吃穿什么的，实在是难以置信了。有人就在旁边问，这得熬几年啊，女儿还那么小。那老总咳嗽了一声，大伙儿才不说话了……”

燕子和Tina两人在国贸楼下分手。燕子独自走向国贸的地下停车场。

深夜的国贸大厦，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影。燕子走进电梯，随手取出手机。手机上有几个未读短信，来自133035×××33。

“太晚了不安全，快回家吧。”

电梯门正徐徐打开。燕子抬头环顾四周，停车场里零零散散地停着几辆车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难道是高潮？为何要躲在暗处？要不是高潮呢？

停车场突然阴森起来。燕子快步走向小白马。

匿名电话

Steve对燕子的备忘录显然是不满意的。他问了燕子三个问题：“大同永鑫的厂房和设备是哪来的？”“有什么证明叶永福是大同永鑫的实际调查公司。他们在协助我们做一项秘密调查，有关前几个项目，问你几个问题，希望你能配合。”

燕子无言以对。Steve最后说了一句：“你的团队都有谁？你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项目了吗？说要让燕子走出办公室去了。”

燕子把Tina和老方叫到会议室里。“还能查什么啊？数据库都查遍了！”Tina使劲儿皱眉，好像要把眉毛拧出水来。

老方在旁边捧着大茶杯。讨论进行了二十分钟，杯子里的茶水几乎见底了。

“这车那车的有什么用，还是实地调查最有用！你让老方去山西看一看，什么都清楚了。”

老方赶忙点头。

燕子不置可否。实地调查成本昂贵。Steve还没发话，她可不敢自作主张。她认认真真看着老方：“还有别的可做的么？大同永鑫？我们叫了公司档案，也搜索了媒体，除此之外，还能查些什么？”

“除了公司名字，就没搜搜别的？比如地址和电话号码什么的？”

燕子直奔中一码，飞身跳下桌子，双手直奔电脑键盘：“老方，谢啦！”

燕子在百度里敲入“万沅、梨山、解放路”。搜索结果的第五条：大同万沅机械厂，大同市万沅县梨山镇解放路。大同万沅机械厂居然和大同永鑫在同一条街上——两家机械厂在同一条街上？还是本来就是同一家？